第 54卷 第 5期
2001年 9月

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Humanity Sciences)

Vol. 54, No. 5
Sept. 2001, 525~ 530

● 马克思主义哲学

论 哲 学 家 的 创 造 性

师 领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师 领 (1964-),男,新疆哈密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讲师,主要从事心理学-神经科学-哲学 (PNP)研究。

[摘 要] 哲学家的创造是由哲学家所处的时代规定的,哲学家通过研究问题来把握时代精神。就个体而言,哲学家的创造取决于他超然独立的人格、独特的气质和天赋以及包含生活阅历、科学知识和哲学训练在内的哲学积累。未来的哲学是关于全人类的世界哲学、关于人性本身的科学和关于宇宙的科学。

[关 键 词] 哲学; 哲学家; 哲学创造; 世界哲学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1) 05-0525-06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造的历史,勿宁说,人类生命本身的历史,就是一部创造的历史。学术的生命力之所以在于创造,那是因为人类对宇宙和自身的知识总量决定了人类对宇宙和自身的把握度,也因而最终决定着人类的命运。哲学是形而上学的探求 (Metaphysical inquiry),人类任何阶段对宇宙和自身的探索,都必须以哲学为支点和依托。生命的生生不息和人类探索的永无止境决定了以之为依托的哲学必须处在永恒的探求之中,也即决定了哲学的创造性。任何时代任何哲学的创造,归根结底是由进行哲学思考和创造的个人即哲学家来完成的,因而哲学的创造归根结底就是哲学家的创造。那么,哲学家的创造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

首先,一个哲学家的创造和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一个时代能否造就出哲学家,以及造就出什么档次和什么类型的哲学家,是由什么因素或力量决定的呢?换句话说,哲学发展的历史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回答[1](P. 7- 11)。个人主义的观点认为,所有哲学的发展都是具有独特人格力量和意志的个人创造的结果,哲学的历史,就是伟大人物创造的历史。这种观点其实是说英雄创造了历史。历史主义的观点认为,哲学的发展是由历史本身决定的,哲学家的创造是由哲学家所处的时代精神决定的,哲学家仅仅是时代精神的代言人。这种观点其实是说时势造英雄。

人类哲学发展的历史,无论是古希腊、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还是印度或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或是任何一种其它哲学发展的历史,强有力地支持历史主义的观点,即哲学的发展是由历史本身决定的。一个时代能否造就出哲学家以及造就出什么档次和什么类型的哲学家,是由这个时代精神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单个的个人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或延缓历史的发展,但个人所做的一切,只能在个人所处时代的时代精神规定的框架内进行。孔子只能出现在春秋末期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康德的批判哲学只能出现在德国 18世纪启蒙的时代。哲学的发展之所以不是由单个个人而是由历史本身决定的,那是由于人类本身的局限性决定的。人是肉体和精神的矛盾统一体,人由于其精神而渴望超越时空的生活,但

收稿日期: 2001-04-20

由于其肉体而只能此时此地沉重地活着。正是根植于人性本身的精神和肉体的冲突,决定了人类永不止息的探索,但恰恰是这种冲突决定了人性本身内在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可以表现为全人类的,即人类任何一个个体都不能避免的局限性,例如人必定有死;历史性的,即某一代人所独有的;个体性的,即某个个体所独有的。人由于其内在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不能超越时空,也因而决定了他只能完成时代给他规定的一切。

哲学发展的历史主义观点虽然强调时代对哲学家创造的决定性作用,但并不抹杀个体的作用。至少,当一个时代注定要创造出伟大的哲学时,生活在这一时代的哪一个个体能完成这一创造并不完全取决于历史。那么,时代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把它的精神准确地传达给某个个体呢?或者说个体以什么样的方式能准确地把握时代精神而奋起创造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问题。这里所说的问题,是指能代表一个时代精神的,一个时代必须回答的和对这个时代的生活甚至整个人类的生活起决定意义的问题,而不是一些无关紧要或似是而非的假问题。这个问题表现在哲学家的个体行为上,则是他为之献身的历史使命或目标。一个个体,他能以敏锐的眼光透析出他所处时代面临的根本问题,并把从哲学的高度解决这个问题当做自己人生追求的目标,他就有可能成为这个时代精神的代言人。西方哲学史之所以认定英国经验主义者约翰·洛克为伟大的哲学家并一再从他那里汲取哲学智慧,是因为他对人类思想的创造性贡献。之所以认为他有创造性贡献,是由于他为他所生活的时代解决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人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 而不是由于洛克先生多么博学,哲学思维水平多么高,也不是由于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人类理解论》的学术水平如何高。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处在无尽时空中的人类必定处在无穷无尽的问题之中,而学术的根本任务就是解决人类不断面临的新问题。所谓创造,就是能够解决新问题—— 这是判断一个哲学家或一种哲学价值的根本标准。一个哲学工作者,假如他只是诠释别人的思想而不能解决现实中的新问题,那么他就只是一个以传授知识为生的哲学教授而不是哲学家;一种哲学假如不能指导一个民族或人类解决面临的新问题,那就意味着这种哲学生命力的终结。

当一个哲学家把解决时代问题转化成自己的人生使命时,这仅仅是创造的开始。正如 1日受精必须 10月怀胎才能分娩一样。哲学的形而上学特征决定了哲学思考和创造的艰苦和复杂,这要求哲学家必须倾其一生的时间和精力。真正的哲学作品,是哲学家用自己的眼泪和着鲜血滴成的。一个哲学家,就如一个远行的旅人,死也要死在旅途中;又如一个无畏的战士,倒也要倒在战场上;他宁愿在奋斗的烈火中把自己烧掉也不愿在碌碌无为中把自己腐锈掉—— 这取决于哲学家的献身精神。一个哲学家有没有献身精神和具有多大程度上的献身精神,首先决定于他的人格,尤其是其内在的超然独立性。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说:“正因为我们的人性本身,才驱使人们产生热情和恐惧,才使我们对所经历的一切感到悲伤和欢乐。因此,惟有把我们从那些将我们束缚于自己的感情上的锁链中解放出来,而不是将它们毁灭,我们才能返回自身。因此,我们必须敢于成为人,然后竭尽全力走向真正的独立。这样,我们就将苦而无怨,宁死不屈;我们就将不可动摇,因为生长于我们自身之内的那种内在的独立将支撑我们”[2](第 83页)。除了自身的因素,哲学家的献身精神也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一是物质方面的,或是为穷困和疾病所迫,或是贪婪于更多的物质占有;二是政治和权力方面的,或是被权威所压服,或是巴结权贵。就哲学家个人而言,内外因素显然是相互作用的,但归根结底起决定作用的是哲学家的人格。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3](《论语·述而第七》)。

哲学家的创造不但有赖于哲学家的人格,也有赖于哲学家独特的气质和个性。哲学既不是一门职业,也不是一门专业,而是一项事业。哲学家对于哲学的感情只能用一个字来表达,那就是爱。这种发自心底的由衷的爱来源于哲学家对于哲学本能的喜好和天生的感悟力。心理学的研究还不足以说明什么气质的个体在哲学上最具创造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个体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是遗传和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对于人的心理发育而言,遗传和环境都是必须的,两者缺一不可。具体而言,遗传规定了个体心理潜能质的上下限,而环境只能在这个被规定了的质的上下限内发生作用[4](P.466—468)。就某一特殊的能力例如哲学思维而言,一两的遗传往往胜过一吨的教育[1](P.121)

129)。任何严格的哲学训练可以造就出高水平的哲学教授,但未必能造就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哲学并不是哲学系毕业生和哲学教师的专利;一切人类经验和科学存在的地方,一切人类艺术、梦想和宗教存在的地方,一句话,一切人类活动的地方,哲学自然就产生了。似乎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哲学和哲学家就是由此而产生的。一位开始研究科学而后转向哲学研究的而且至今不清楚其大学教育是否在哲学系完成的哲学工作者的"一个学生在哥廷根对当地的一群教授们声称,在他老师的办公桌上有一本写好的著作,它将使在场的教授先生们'胆战心惊'。这一番话引起了一阵讪笑:指望他这样一个哲学上的浅尝者搞出点什么名堂,那是徒劳妄想"[5](第 95页)。当铅华洗尽,尘埃落定,时间仅仅留下了这个哲学上的"浅尝者"。他就是伊曼努尔·康德,这本哲学著作就是《纯粹理性批判》。

哲学天赋在哲学创造中的作用在男女两性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自人类哲学发端以来,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女哲学家—— 一部完整的欧洲或中国哲学史,几乎没有一个可以称为哲学家的女性。这种现象与其解释为性别歧视,勿宁解释为男女两性生理和心理本质差别造成的[4](Chapter 18)。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3](《论语·子路第十三》)。当一个民族依靠女人的智慧来求生存时,就如依赖母鸡来司晨一样,那是一个民族精神衰颓的表现,是一个民族的不幸。哲学是什么?哲学,那是灵魂的赌博,那是生命与死亡的较量,那是男-人-的-格-斗!所谓男人,他脚踩着坚实的大地,头顶着蔚蓝的天空,说要吞掉一座山,就会吞掉一座山。他的思维犹如一把锐利的钻头,逢山开路,遇河搭桥。当事业要求他献身时,他会毫不犹豫地端起冲锋枪,奋然前冲,猛烈扫射。哲学是什么?一个对于哲学具有天生感悟力的人如是说:哲学,就是暮色苍茫中远方奔驰的列车发出的隐隐的鸣笛声,是空旷的原野中一个人声嘶力竭的呐喊,是遥远的星际发出的依稀闪烁的点点星光,是夜深人静时一个人内心无法排遣的如缕缕青烟般的孤独感,是婴儿落地时的第一声啼哭,是秋风横扫荒野墓地时发出的呜咽声。哲学就是高山,是大海,是蓝天;哲学就是人,是宇宙,是一切的一。

哲学的创造离不开哲学的积累。不以创造为目的的积累不可能积累,没有积累的创造无法创造。就某个哲学家而言,这种积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哲学家的生活阅历。孩童也许有哲学的发问,但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思考。一个人的生活阅历是他生命真切感受过的体验,是哲学家进行哲学思考的源泉。一定意义上说,什么样的生活阅历决定了什么样的哲学思考。一个哲学家假如不能扎根于真实、跳动的生活,他的哲学大树就成了无根之木。一个哲学家可以研读人类历史上一切伟大的哲学著作,可以拥有人类所有的科学知识,但吞下来的未必能消化吸收—— 消化和吸收是人生阅历的函数。哲学家是这样一种感受生活的人,他能把大山的巍峨、大地的广博、蓝天的高远和太阳的光辉,能把春花秋实、夏雨冬雪,能把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苦闷哀乐内摄进来,通过自己心灵的咀嚼、消化、吸收,而后如一股清泉汩汩地流淌出来,滋润千千万万个饥渴的心灵。哲学家当然不是太阳,但他能把太阳光吸收并经过自己心灵的过滤后反射和折射出来,以照耀千千万万个渴望光明的心灵。

哲学家进行哲学创造积累的第二个方面是科学知识,这里所说的科学不但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科学。假如生活阅历是哲学大树的根,科学就是这棵大树的干。科学固然代替不了哲学,然而科学是哲学向上攀登的阶梯。哲学既是科学的母亲—— 科学是从哲学中裂变出来的,也是科学的父亲—— 科学的研究必须以哲学为依托。但是,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科学可以反哺哲学,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哲学。哲学思考仅仅是一种能力,假如把这种能力付诸实践表现出来,必须借助于科学提供的材料和科学的方法以及科学培养的实事求是精神。就比如建筑一座思想大厦,哲学仅仅是建筑师所设计的蓝图,而要把这个蓝图付诸实践,一要各种各样系统供应的而不是东拼西凑的建筑材料,二要遵循一定的方法和途径,三要施工者的敬业精神。这种原材料一部分可以来源于生活的阅历,但任何个人的生活阅历不但是有限的,也是零散的,而系统的和细密的思考原料只有科学才能提供;更重要的是,科学的方法和求是求实的精神只能由科学来培养。事实上,科学就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人生阅历,而哲学就是形而上学的科学。

欧洲哲学从发端之日起就和科学自成一家。欧洲哲学史上伟大的哲学家,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到康德,往往就是伟大的科学家,至少是科学知识非常渊博和科学功底非常深厚的人。柏拉图的理念论建筑在他对几何学深入的研究之上,康德的批判哲学是前批判时期的科学研究孕育出来的硕果。可以说,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主要是由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三个部分决定的。物理学是本体论的基础,神经科学和心理学支撑着认识论,而逻辑学以数学为基础。马克思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精神的就是科学。不以科学为依托的哲学思考,要么是零碎的人生片断思考,要么是漫无边际的玄想,要么只能替他人做脚注;也许在某种情况下显示出非凡的创造力,但如马和驴的杂交儿骡子一样,虽然强健有力却不能生育。雅斯贝尔斯说:"任何进行哲理推究的人都必须熟悉科学的方法。任何没有受过科学原理训练或不能经常保持生气勃勃的科学兴趣的哲学家,将不可避免地做出蠢事或错误百出,并且会误将不严格的草稿当做确定的知识。一个观念,除非它接受了冷静的、无偏见的科学要求的检验,否则将会迅速地销毁在感情和欲望的烈火中,或萎缩成干枯与狭窄的盲信。进一步而言,任何进行哲理推究的人都致力于科学知识,因为它是通向真实的非知识的惟一途径。……今天最优秀的哲学家,或许不是从那些确定担负教授哲学的人中间找到的。因为这种隐藏于科学之中的哲学—— 它可以使我们避免在不值得了解的事物上浪费自己的精力,并且可以使科学研究生气勃勃—— 是一种包容在特定科学总体性中的具体哲学。因此,如果能不断地对这个特定领域与所有知识的关系保持注意,并且以便使它立足于深层,那么这种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成为普遍知识的代言人"[2](第 110- 115页)。

哲学家的创造之所以独特,那是因为这种创造是形而上学的—— 这取决于哲学家所受的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训练。研究哲学就是研究哲学史。雅斯贝尔斯说,"以专门研究某个哲学家开始,这倒是个好主意。当然,最好是选择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不过通过一个二流或三流哲学家,也能找到通往哲学的途径,任何哲学家,只要对他进行彻底的研究,都能使你逐步走向哲学,走向作为一个整体的哲学史。……但是哲学无论在层次上或在种类上都是极为不同的。我是否在青年时代将自己托付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以及托付于哪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这是一个哲学命运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在每一部伟大的著作中都能够找到一切。通过一部伟大的著作,我们可以使自己在整个哲学史领域向上发展。以对某一部卓越的毕生巨著的彻底研究为手段,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中心,从这个中心或趋向这个中心,一切事物都可以得到阐释。一切事物也都被引入对这部著作的研究中。由此,我们在整个哲学史中获得一个方向,至少可以学习寻求我们自己的途径。……任凭自己被富有魅力的读物—— 如叔本华或尼采的著作—— 所迷住,这并非一种选择。所谓选择是指运用你所支配的一切手段进行研究。它意味着以哲学史上某一伟大的表现为立足点,并由此进入整个哲学史"[2](第 121- 137页)。

当代中国的哲学家,不但应当研读中国古代哲学,也应当研读外国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而且必须通过原版著作研读外国哲学—— 一个仅仅通过翻译本来研读外国哲学的人,就如一个仅仅通过复印件来欣赏字画的人,不可能得到外国哲学的菁华。所谓研读哲学,其实就是诠释哲学。这种诠释可能是读者本人全新的理解和创造。当代中国哲学家研读中国古代哲学,自然是以现代的思维诠释古代的哲学,而现代的思维就是以西方思维为基础的。因此,西方哲学的功底不扎实,不可能透彻地理解中国古代哲学。反之,研读西方哲学,是以中国人的眼光来理解西方哲学;因此,中国古代哲学功底不深厚,不可能透彻地理解西方哲学。一个只有中学而无西学功底的人,或一个只懂西学而不懂中学的人,就如凭一条腿走路的跛子,不但难以行进得迅速和持久,而且往往易误入歧途。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哲学训练还是科学知识,总体的框架比具体的内容更能决定一个哲学家的创造。因为具体的内容所造成的缺陷容易弥补,而总体框架的坍塌会影响思维的眼光和角度,因而是不可弥补的和致命的。

哲学的创造,正如哲学本身一样,需要人类持久的关注。哲学家所处的时代、他的使命感、献身精神、哲学天赋和哲学积累,是哲学创造的必要条件,但未必是充分条件。哲学家的创造本身也许比这几种因素所涵盖的内容复杂得多,而且一个哲学家的创造方式往往不同于另一个哲学家。哲学的创造,要求哲学家自身的投入,才能真正体验到什么是哲学创造和如何进行哲学创造。哲学家的眼光永远关注着现实

并投向未来。人类社会的全球化、世界化和一体化,就是当代哲学家应当关注的时代问题。

未来的哲学必须首先是关于全人类的世界哲学。所谓全人类的,是指这种世界哲学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 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一个或几个民族和某一个或几个时代;更重要的是,站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高度,把整个人类社会协和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而解决人类现在面临的一切根本问题。人类文明从发端经过千百万年漫长发展,今天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 人类已经而且必须连接为一个整体—— 这一点在它发端的那一刻已经决定了,而且人类本身就是一个整体—— 这一点只是在今天才显现出来。人类文明在其千百万年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了诸如古希腊和中国春秋战国等辉煌的文明,造就了诸如柏拉图、孔子这样伟大的哲学家。当西方文明登上人类历史舞台的时候,它负有而且完成了把较先进的西方文明推向全世界的历史使命,并且造就了像康德这样伟大的哲学家。但是无论是古希腊还是中国春秋战国文明,以及现在的西方文明,都仅仅是某一个时代、某一个民族或某一个区域的文明,而不是全人类的整体文明。这一点决定了生活在这些文明中的哲学家只能站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个民族或某一个区域文明而不是全人类整体文明的高度进行思考。这就意味着,任何一种或一个这样局限性的哲学或哲学家,都不可能解决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在人类社会走向高度一体化的今天,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人类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协调统一,而不能像今天这样战争战乱不止,纷争内讧不已。因此,当代的哲学家必须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把整个人类社会当成一个整体进行思考,也就是说,未来的世界哲学必须是全人类的—— 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人类现在面临的一切根本问题。

未来的世界哲学不但必须是全人类的,而且必须是关于人的科学的—— 把人本身作为科学的对象来研究,让人成为人,让我成为我,也即以人为根本理念,重新塑造人类之人格,缔造人类之新精神,造就一代新人类。任何人类的活动都是人的活动,而任何人的活动都是对人本身诠释的结果。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无论是古希腊或中国的春秋战国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它们对人的诠释仅仅站在本文明的立场上,这一点决定了以任何某一个民族或某一个区域的文明造就的人类,都只能站在本民族或本区域的高度,而不可能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来行事。因此,人类社会要走向一体化,首先必须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对人本身进行全新的诠释—— 这一任务只有人的科学才能完成。任何一门具体的科学例如物理学和生理学,都仅仅是关于人或自然某一局部的科学,因此,任何一门这样局部的科学都无力完成整合整个人类社会的使命。人本身是自然界漫长进化的最高产物—— 它的肉体,尤其是它的神经系统,它的心理和它本身。对人的神经系统的研究意味着对整个物质世界和自然界的探索;而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都以人类的心理为基础,因此,对人类心理的探索意味着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探索。以心理学(Psychology)和神经科学(Neuroscience)为基础进行思考的人的哲学(Philosophy),即 PNP,不但把所有人类科学整合为一个整体,也能以这个整体为基础,将整个人类社会整合为一个整体。

最后也是最终目的,未来的世界哲学必须是关于宇宙的科学—— 在人的科学基础之上,把人类社会协和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最终把人类引向对宇宙的探索。人类最终的命运取决于宇宙最终的命运,因此,人类未来的命运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类对宇宙的认识。人类为了生存,必须走出地球,走出太阳系,走向无限广袤的宇宙,不但为了寻求和拓展新的生存空间,更为了自身最终的归宿寻找答案。未来哲学之所以是全人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全宇宙的,因为只有全人类的,才能将人类社会结为一个有机和谐的整体。而只有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才能不再以人类中和地球上的问题为中心,而把自己看做是宇宙中的一员,才能把眼光投向宇宙,才能具有探索宇宙的能力和信心。未来哲学之所以是人的科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它是全宇宙的,因为人类对宇宙的认识,首先取决于对自身的认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越深刻,就越能把人类自身的能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人类对宇宙的探索才能越有成效。因此,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和对宇宙的认识是完全统一的,一定意义上讲,两者合二为一—— 对宇宙的探索就是对人类自身的探索,对人类自身的探索就是对宇宙的探索。在人类探索宇宙的漫漫星路中,必须依靠一种全新的世界哲学汲取精神力量,这种世界哲学必须对宇宙和人类自身重新进行完全不同的诠释。可以说,未来的世界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和宇宙的科学。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说:“有两样

东西,我们对它们思考得越是经常越是持久,它们就越能在我们的心灵充满日新月异和生生不已的惊慕与敬畏,这就是头顶上星汉灿烂的苍穹和心中的道德律令。”[6](P. 191) 人类有信心有能力揭开宇宙的奥秘。当那一天来临时,人类会为自己而骄傲和自豪,并因为这骄傲和自豪而仰天大笑。就让这笑声充满宇宙,并让整个宇宙在人类的笑声中颤抖吧!

[参 考 文 献]

[1] SCHULTZ Duane. A History of Modern Psychology[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2]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M].柯锦华,范进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

[3] 朱 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7.

[4] MARTIN David G. Psychology——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M]. Scarborough: Prentice-Hall Canada Inc., 1991.

[5] [前苏联]阿尔森·古留加.康德传[M].贾泽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6] KANT Immanuel.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M]. Translated by Thomas K. Abbott. Amherst,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6.

(责任编辑 严 真)

On Creation of Philosopher

SHI L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SHI Ling(1964-), male, Lecture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psychology-neuroscience-philosophy (PNP).

Abstract Philosophers´creation is restrained by his times, which chooses representative individuals to exemplify the Zeitgeist by its problems. Individually, philosophers´creation depends on his detachment personality, peculiar temperament and endowment, and philosophy accumulation including the life experiences,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philosophy training. The future philosophy is a world philosophy about all nations, an understanding concerning human nature, and an inquiry into the universe.

Key words philosophy; philosopher; philosophical creation; world philosophy